



聖宋文選全集標目

第一卷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秦誓論

易問中

原獎

第二卷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與張秀才書

送方希則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本論中

明堂論

春秋論中

石鷁論

易問上

易問下



上 范司諫書

答李詡書

送梅聖俞歸洛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梅氏詩集序

詩譜後序

集古錄目序

鈞州學記

仁宗御飛白記

章望之字序

傳易圖序

韻總序

孫子後序

非非堂記

第三卷

司馬君實文

周論

魏論

燕論

齊論

西楚論

後漢論

魏論

西晉論

韓論

楚論

趙論

秦論

前漢論

蜀論

吳論

前趙論

後趙論

後燕論

後秦論

宋論

梁論

北齊論

陳論

唐論

後唐論

漢論

前燕論

前秦論

東晉論

南齊論

後魏論

後周論

隋論

梁論

晉論

周論

第四卷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信說

縱橫說

范睢說

智伯說

燕丹說

孟嘗君說

丁公說

張良說
漢文說
漢武說
漢宣說
漢成說
用法說

韓信說
程李說
霍光說
王霸說
隱逸說
保身說

第五卷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東國與景仁
再與東國論中和呈景仁
五規保業惜時速謀
上皇帝直言書
上體要疏
閩喜縣重修縣學記
越州張察推字序
圍人傳

第六卷

范希文文

帝皇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推委臣下論
上皇帝時務書

第七卷

王禹偁文

上相府萬言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嚴子陵祠堂記

上晏侍郎書
南京書院題名記
朱從道名述

投宋搭遺書

答黃宗旦書

答張扶書

再答張扶書

代伯益上夏啟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待漏院記

四皓廟碑

第八卷

孫明復文

堯權議

舜制議

文王論

辨四皓

董仲舒論

辨楊子

書漢元帝贊後

書賈誼傳後

罪平津

第九卷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寄范天章書一

上孔給事書

兗州鄆縣建孟子廟記

無為指下

寄范天章書二

答張淵書

信道堂記

第十卷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性命論

名實論中

大人論

王霸論

取材論

三不欺論

楊孟論

性論

名實論上

名實論下

致一論

祿隱論

委任論

三聖人論

荀卿論上

第十一卷

荀卿論下

王介甫文

上皇帝萬言書

上邵學士書

答陳杞書

答吳子經書

虔州學記

上曾參政書

答韓求仁書

答王深甫書

送荀正之序

君子齋記

第十二卷

余元度文

免解非謚論

秦論上

漢論上

止瑞論

二統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下

漢論下

姚璠論

禘郊論

第十三卷

曾子固文

唐論

問堯

和正辨

說用

說非異

讀賈誼傳

國體辨

論習

說勢

說言

治之難

書魏鄭公傳

第十四卷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代人上蔣密學書

代人上永叔書

厄壘記

上歐蔡書

代人上石中允書

聽琴序

徐孺子祠堂記

第十五卷

石守道

中國論

漢論上

漢論中

季札論

周公論

辨謗

辨私

朋友解

錄蠹書魚辭

漢論下

伊呂論

是非辨

辨惑

辨易

書淮西碑文後

擊蛇笏銘

第十六卷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與范思遠書

上韓密學書

上李維端書

上蔡副樞書

上范經略書

與裴員外書

與王建中秀才書

上孔中丞書

上趙先生書

第十七卷

石守道

唐鑑序

送龔鼎臣序

送張季常序

宋城縣夫子廟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石曼卿詩集序

送祖擇之序

祥符詔書記

泰山書院記

第十八卷

李邦直文

論略

易論中

春秋論上

禮論上

禮論下

詩論下

史論下

四子論下

易論上

易論下

春秋論下

禮論上

詩論上

史論上

四子論上

第十九卷

李邦直文

唐虞論

秦論

東漢論

梁論

唐論

三代論

西漢論

魏論

隋論

五代論

第二十卷

李邦直文

固本策

廣助策

審分策

解獎策

厚俗策

養材策

慎柄策

辨邪策

第二十一卷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議官策下

議官策中

重計策

實備策

明責策

勸吏策

第二十二卷

李邦直文

策旨

勢原策

議刑策下

議兵策中

議戎策上

法原策

議刑策上

議兵策上

議兵策下

議戎策下

第二十三卷

唐子西文

憫俗論

辨同論

存舊論

正友論

愚齋記

名治論

察言論

禍福論

上席侍郎書

易菴記

卓錫泉記

李氏山園記

第二十四卷

張文潛文

論法上

論法下

本治論下

治原論

顏魯公祠堂記

論法中

本治論上

法制論

至誠論

第二十五卷

張文潛文

敦俗論

知人論

憫刑論下

將論

用大論

憫刑論上

馭相論

第二十六卷

張文潛文

秦論
景帝論

晉論

唐論中

明皇論

德宗論

莊宗論

第二十七卷

張文潛文

子產論

樂毅論

應侯論

陳軫論

陳平論

子房論

衛青論

文帝論

魏晉論

唐論上

唐論下

代宗論

五代論

魯仲連論

商君論

吳起論

田橫論

蕭何論

魏豹彭越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遷論上

趙克國論

郗吉論

張華論

屈突通論

韓愈論

李德裕論

第二十八卷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投知己書

上邵提舉書

代高杞上彭器資書

上唐運判書

答杜鋒書

答注信民書

司馬遷下

陳湯論

王鄭論

王導論

裴守真論

李邕論

上孫端明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再上邵提舉書

上魯子固書

上黃判監書

再答杜鋒書

第二十九卷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章秘丞集序

賀方回樂府序

齋說上

藥戒

敢言

讀唐書

書韓退之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後

送吳怡序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李德載字序

齋說下

諱言

讀韓信傳

書唐吐蕃傳後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爭

第三十卷

張文潛文

進齋記

伐木記

陵川縣山水記

冀州州學記

雙槐堂記

漢光武廟記

第三十一卷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與潘邠老書

答王子飛書

再答洪駒父書

宋完字序

趙安時字序

道育字序

鄂州資深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論語斷篇

跋奚移文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與潘子真書

再與潘邠老書

答洪駒父書

胡宗元詩集序

文安國字序

楊彞字序

伯夷叔齊廟記

閬州整暇堂記

筠州瑞芝亭記

孟子斷篇

解疑

第三十二卷

陳瑩中文

五夜論

與鄒至文書

李彦方字序

學易說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四明尊堯集序

送楊循義序

文辯

聖宋文選前集標目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一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而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勸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急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割牲牢酒醴以養其

禮筮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倫大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為使相告誥而勸誘其愚情嗚呼何其至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廢先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與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

義之及已失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疑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幸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為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為吾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則然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專言孔氏之道孔氏道之明而百家自息此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特其論不始愛之及見世人

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
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
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之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
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
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辨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
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鄩之故其害
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
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
之以動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堯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
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
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者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秦周吳楚歐皆僭號稱王春秋用鄩子傳記被
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
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
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
為患者其佛耳其所勝之道非有甚高限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

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
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于講明而頒布
之爾誠非行之以勤侵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
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用此迂緩
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孟
子歎為備者不仁蓋傷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猶甚於
作俑乎當其始末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
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
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
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
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右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
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
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
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洋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

莫能也故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賦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其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驩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彊矣而不知所以用

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屬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方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今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知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據萬衆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四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彊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當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斥狄內修法度與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

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雖憚而久不為子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明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勿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克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土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

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俊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眾入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之子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歎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

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送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徑於魯
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
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送孔子謂之公而送三子謂之攝其於
晉靈公之事孔子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
者不送孔子信為趙盾而送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實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
送孔子信為弑君而送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送傳者何哉經簡而
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之所信也經所不書
予不知也唯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
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送而葬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
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送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
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
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
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
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送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

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
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
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
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
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
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應姑實攝而稱號無異
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
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姑息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
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
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
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名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
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于已其不為正
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

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止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虐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于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一字豈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于已舉魯之人聽于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慎况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為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法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一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當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當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教人之知嘗藥耳至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至人垂教不知是之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刺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子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象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石鷓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授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以預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鷓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百不一即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若而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所以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鷓而次其

言且孔子生定哀之時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至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鴣來巢不書幾鷓鴣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鷓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早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與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去而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者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文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集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祭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昌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易問上

經刻本作緼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經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至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享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享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如此然後知享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所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物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倫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此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彖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但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筮矣

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沒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
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
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
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
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謂所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
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
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
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也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
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
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子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
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為二卦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而象三至于
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
皆至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

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
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
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疵
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
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無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
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
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也因孔子
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孟子曰倉庫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
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
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賦歛移用之為急不務
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
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
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道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用三代之法皆如

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
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
餘故三年而餘一年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
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餼糶而食糶糶
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食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
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
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
無以異今固盡有留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
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
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動農又為衆喫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已又
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喫有誘民之喫有兼并之喫有力役之喫
請詳言之今夫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
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事
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
請試言之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

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陳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
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
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而用兵而
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
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南畝農隙
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
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
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
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民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人之甚耶然
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
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喫者謂此也此其耗之
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
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
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舍田支
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相死葬之具又不幸

過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本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奪之故冬春奪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價盡矣夏秋刑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嘗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嘗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十數家也就令國處有寬征薄賦之恩是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嘗自若也故曰有無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籍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衰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貧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奪也既不功之使勤父為累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家留與貴者化糶糶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困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困用也古者家宰制困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

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于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賦有征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事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德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克錫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稍敗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矣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困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與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與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 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
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 當今急務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
之心而不知致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
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
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
者天下無難致之理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
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益
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
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
用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
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 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

中國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 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
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 當今急務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
之心而不知致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
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
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
者天下無難致之理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
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益
日疆并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遠盟妄
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
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
用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
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 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

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紛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 當今所最關者
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
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
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井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
蓋善用之故不覓其少也豈如 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
富彊大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
任用之人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
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
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下之權也若號
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有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
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
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士賢則有公孫董汲

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滅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
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
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 陛下以至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
漢之天下然則禦邊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
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
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
外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且庶尊 陛
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 陛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
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為何三弊之因循
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今出
令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
處置之事天下知 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
又必須更改或曰俗禮行下略與慮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
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不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
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人

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 當今所最關者
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
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
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
蓋善用之故不覓其少也豈如 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
富彊大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
任用之人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
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
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下之權也若號
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有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
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
萬里以快其心款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款得士賢則有公孫董汲

之徒以徇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款
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
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 陛下以至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
漢之天下然則禦邊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款平復四夷則
常患無策欲僱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
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
不出於己 方今外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且庶尊 陛
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 陛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
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為何三弊之因循
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今出
令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
處置之事天下知 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
又必須更改或曰俗禮行下略與慮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
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不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
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人

君之法不道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功罰失有罪則威無權雖百人不可用也臣嘗聞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等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違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功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慶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有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無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嘆教習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若道路然而鍊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儉

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賞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故事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馭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千入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十萬人之用如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彙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用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一當十則五十萬

數可當三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效但務添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必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急雖切遷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予一主簿借職使之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癯鐘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下位以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為報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則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兵與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

四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戒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或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戒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連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同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謂上古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并一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入擊敗一虜則北戎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二國有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裡是破其素定之約乘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吳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

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急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西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信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摠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職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

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吏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遷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紀綱之法哉唯犯職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彊黜之吏改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其自敗者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用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故也明賞罰責功過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三弊五事臣既以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送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昧死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可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

得之不為喜而獨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夫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禹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才直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非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繼而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且致將疆臣羅列天下又多清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即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迂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迂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

幸甚

與張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駁駁冗者與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乃以蒙混虛無為道洪荒庶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迂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

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巖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婁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鷄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庶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之道也然修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

幸甚

與張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散駁冗者與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乃以蒙混虛無為道洪荒庶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迂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

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鷄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庶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之道也然修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

幸足下少思焉

答李翊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惠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

偏刻本作性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能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偏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脩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惡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能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

幸足下少思焉

答李翊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備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脩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惡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能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

偏刻本作性

二也字刻本作矣字

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通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遂息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也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也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論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者可以息也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韃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於賈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垢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奇物之去來淵乎其大推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履穿金門若再見春秋

語

矣會天子方嚮儒學邇來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齊貢函誦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持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居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杜於有司奪席見罷播紳議者咸傷况之居

此別刻本

保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奪交

老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

與佩說刻本

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

則刻本作固

器之夫後發先至者騷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則希則楮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導舊之情脩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乎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蛤玳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

二也字刻本作
矣字

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通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遂息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也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
使楊子曰人性混也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
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
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
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論語之性
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
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
言而一之則說者可以息也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韃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
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
然勇過於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
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
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奇物之去來淵乎其大推之君子
而幾類於昔貧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履穿金門若再見春秋

詣

矣會天子方駕儒學招耒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齊貢函詣
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袴裳摩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
多矣晚方得居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
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杜於有司奪席見罷播紳議者咸傷覽之居
方澹乎冲樵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奪交
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
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
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沉冥鬱
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不然何遭逆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
器之夫後發先至者騷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
而不暇此則希則楮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
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導舊
之情脩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乎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乎
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

則刻本作固

也刻本作矣
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有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也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襍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澤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飲然以相得終則暢然竟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揮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得之者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與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居尤溪初其鎮秦

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比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蓋當居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斯盡滅沒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偕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默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新刻本作

言可也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

也刻本作矣
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有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也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播紳仕宦襍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澤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新刻本作新行潔氣秀而色和靳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竟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和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得之者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與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居尤溪初其鎮秦

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比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蓋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斯盡滅沒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默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秦漢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上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適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以其歸告以是言然予亦固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緬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焉至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次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

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誣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悅決而和其象辭曰君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独任必以正以禮以悅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机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令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夫壯初九曰壯于趾往凶其之初九亦曰壯於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独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未請字曰頌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絃絃冕弁以為首容佩玉決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於內德不脩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其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變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在其賢者職其大

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脩乎其外而輝然克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歎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梅氏詩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余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今年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人長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至俞至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魯頌之

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虫魚物類羈
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至俞詩既
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恨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
與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至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
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至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
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十五
卷嗚呼吾於至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
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
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
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至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寔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
之嘆蓋有激云耳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與他
書雜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于今易亡之豈今
易亦有亡者即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問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
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

聯屬而言唯次第故每更一事必繫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
應自稱子曰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
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
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
為問答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
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
易皆出於講師臨時之說也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
者其亡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
其偽謬之失莫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
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
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至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
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况其文乃概言易之大体雜論易之
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
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謂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
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暎之辭曰見

取載負筆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
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言耶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
世嘗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
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至於王弼其後雖有述
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
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
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章句者皆祖之田何焦贛之易無所傳
授自得乎隱者之章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章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
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唯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
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章廢於漢末費氏獨與遷傳
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
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古孔子之古經止矣

詩譜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
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止其訛繆得以粗條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
之孝者因邇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經張、於去至千百季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孝者果
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至人而
悖理害經之甚百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不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
詩其孝亦已博矣余嘗因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考
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善
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于其間哉予
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
得盡見一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
人之辭而欲其斷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
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
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
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因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無列商周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因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邠邠并於衛檜魏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晉魯鄭秦比封國之先後也幽魯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邶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點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余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孝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余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止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義所載之文補足曰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旧注云

韻摠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而能信哉儒者孝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孝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

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顯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孝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而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摠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微忽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孝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孝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以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且其孝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於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樵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性、就而正焉鑿聿之書非独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集古錄目序

物嘗聚於所好而嘗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之而無力難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壘夷山海救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

渴當作湯
桓作相非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汲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不出則不飽蚊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唯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嘗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渴盤孔禺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乎夫漢魏以來至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篆楷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之：贊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憾然而風霜淪唐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定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博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

必區：於是哉余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果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魏三家孫子余頃年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孝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百遠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秦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終亦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夫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孝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至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汲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不出則不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嘗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渴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乎夫漢魏以來至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憾然而風霜兵火埋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莫如一予性頗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定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博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

必區：於是哉余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果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魏三家孫子余頃年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孝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百遠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秦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終亦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夫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孝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至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

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与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筠州：孝記

周衰先王之迹愾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象之術則徂於暴詖惟知經者為善美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孝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遊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与進退去就必度於礼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心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犹依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晉魏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於今迺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孝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体而知法

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即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來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祭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

固世之端刺本休教下
休息刺本休教下

非信哉今漢令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流則士於

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禍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難所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嚮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不獨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廚庫廩各以立焉經始于春而落成於其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于余

息刻本作宿

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徃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籍州：孝記

周衰先王之迹愾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詭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象之術則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美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孝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遊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心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晉魏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於今迺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孝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徃徃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休而知法

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即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忠之習勝其于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來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祭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馴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哉今漢令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流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柝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難所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嚮如何爾籍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籍不獨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廚庫廩各以立焉經始于春而落成於其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于余

固刻本作

息刻本作

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于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非：堂記

權衡之乎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豪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是：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近乎諂非：近乎訕不幸而適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當是之何加一以現之未若非：之為正也余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未營其西偏作堂戶北綴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鑒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為名云

仁宗御書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毫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

白也曰此室文閣之所藏也胡何乎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余窮于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適時清明 天子嚮孝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于儒孝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安物樂 天子優游清閑不適聲色方與羣臣從容于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 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于萬物者四千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于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孝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与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

司馬君實文

周論

周自平王東遷日已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疆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繇：焉守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已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決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凌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况數百年乎

韓論

韓以微弱之困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肯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魏論

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於今稱之惠王有

一齒缺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遂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楚論

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諛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寤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容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耻以事仇讎彊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免逃鼠伏自屏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救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燕論

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從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為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躬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彊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息王信諂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趙論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俗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疆秦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沙丘宮佚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為最強及貧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諂而棄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歎矣

齊論

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彊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齊為燕楚三晉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蔽秦雖疆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故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為虜理勢然也

秦論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楚論

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覩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疑功大者被絀推此道以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前漢論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絃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懷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特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後漢論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餉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居之器紀綱不脩諸侯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先武以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後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翻然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皆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已足不失舊物乃偃武脩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典禮樂宣教化表行誼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已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志身以殉因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後賊虐忠止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廷

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其虎鯨入室矣卓貪懷殘忍廢王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推沮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無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群雄麋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奮除奸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投首公路坐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轉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托非人曹爽驕愆黨多輕挑禍自內與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權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志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汎掃靈寢有足

刻本無遺

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而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遂奄有荆揚騁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復觀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遺風歸命驕懷殘虐浮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西晉

北山而為

一乘名魏世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一乘問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繼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辯蒜麥譬如萬金有先世之遺風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閭閻成於宗室骨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蠢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向而為臣摠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奪二帝矜夸淫縱殘暴

刻本無遺

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其虎驅入室矣卓貪懷殘忍廢王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推沮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悔而無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群雄糜糜東與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奮除奸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坐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轉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托非人曹爽驕愆黨外輕佻禍自內與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權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汎掃靈寢有足

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而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天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遂奄有荆揚騁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復觀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遺風歸命驕懷殘虐浮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西晉

宣帝始以重望高才榮名魏世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乃遭爽晏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己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繼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辯蒜麥譬如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栢生於閨闈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氏羌鮮卑爭乘其弊割裂中原壑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蠢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向而為臣摠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尊二帝矜夸淫縱殘暴

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
遭斬準之亂與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
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
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堰之
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後漢論

石勒以胡羯賤隸崛起皂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
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奔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
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奉鞭一麾曜愕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
羌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
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凌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
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
家無噍類積惡不已含滅亡何適哉

前燕論

慕容氏世為君長深據海隅及庖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
歸之鹿撫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

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
於是吞斷遼并宇文倭高麗剪夫餘吞食幽并而存疆趙為敵矣及石氏
內亂僞乘時而動驅屬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
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禽冉閔左索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睇之立
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愛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隣敵及評為政妙宗
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聖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論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主以國士過之淮南
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媿矣垂之去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
以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室
之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逃遁期年之間
蹙困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
孤窮自投於讎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
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
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居窮
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充者然禮賢納

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
遭斬準之亂與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
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民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
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壘之
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後漢論

石勒以胡羯賤隸崛起皂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
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奔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
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奉鞭一麾曜愕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
羌氏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
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凌人累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
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
家無噍類積惡不已含滅亡何適哉

前燕論

慕容氏世為君長深據海隅及庖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極負而
歸之鹿撫循勞末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

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
於是吞斷遼并宇文倭高麗剪夫餘吞食幽并而存疆趙為敵矣及石氏
內亂僞乘時而動驅屬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
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龔禽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晞之立
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愛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隣敵及評為政妙宗
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鄙以當符聖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論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主以國士過之淮南
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媿矣垂之去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
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室
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逃遁期年之間
蹙困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
孤窮自投於讎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
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
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居窮
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克者然禮賢納

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声伎之故輕犯疆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論

石氏之疆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肯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為疆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奮不能離親戚不敢妒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奔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聖者也現其奔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倖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知旬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聖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聖恃其彊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父豈非忠信之致然即袁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

殺亦其命也萇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教中原醜類雲集不能

居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與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

雄刻本作後

靡不率服慶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雄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

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復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肯亦與貽謀

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羶羶之氣彌漫河洛熏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寢隳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道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困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燕不幸享國不永陵內暇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過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壺溫峤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既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英雄刻本

作英傑

後

陵內暇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過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州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警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

諫以保全青士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声伎之故輕犯疆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論

石氏之疆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肯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為疆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奮不能離親戚不敢妒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殪燕秦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聖者也現其卒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聖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聖恃其疆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父豈非忠信之致然即袁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

殺亦其命也義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教中原醜類雲集不能

居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與承父之志奄百關中涼夏諸豪

雄刻本作侯

靡不率服慶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雄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

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復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肯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羶羶之氣彌漫河洛熏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寢墮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適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困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燕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吸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過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十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既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疆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州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

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
伊洛脩秦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
者也然區宇未一蹂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殲
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
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
之有

南齊論

高帝之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
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
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
國日久遭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
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樹柏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

然以為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
倭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
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
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疆兵
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
尤甚是以維翦克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
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陲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

戎馬剽奪作代馬

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兗包荆豫摧赫連開闔中梟馮洪吞遼碣
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風俗備帝
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知冲胡君遙恣嬖倖
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蠹起日滋

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
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
者也然區宇未一蹠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殲
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
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
之有

南齊論

高帝之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
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
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伍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
國日久遭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
於洛汭覩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

然以為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
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
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
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疆兵
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
尤甚是以維爾亮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
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陲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
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兗包荆豫摧赫連開闔中梟馮洪吞遼碣
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風俗脩帝
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知冲胡君遂恣嬖倖
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蠱起日滋

月蓋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與
晉陽之甲直指京洛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決手
又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高文泰之
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墮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
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高世之畧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
能憚之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
悻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洩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
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弟實有齊之令
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翦忠
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
職明節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彊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

群刺本作疆

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群臣恭然端拱十有餘年雖其
罪益惡熱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蠶糧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無備者
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
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於海南薄於江維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
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及三年而為異
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
衆當彊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
一代之衰而啓土途周之與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耶
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之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
主荒淫無道以趨之納身得井不亦宜乎

群刺本作疆

年道刺本作年

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
敏儉約勤於政事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
百年之國易於返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所安厥室崇誅

月蓋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與
晉陽之甲直指京洛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決手
又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高文泰之
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墮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
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高世之畧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
能倦之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
悻慢無禮終墮身於奴隸文宣淫泆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
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弟實有齊之令
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翦忠
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文帝以閔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
職明却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彊不能陵也其所為與法施於

群刻本作疆

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群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雖其
罪益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蓬稂焉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
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袁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
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於海南薄於江維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
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及三年而為異
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
衆當彊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
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耶
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之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
主荒淫無道以趨之納身罟井不亦宜乎

隋論

文帝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
命傲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事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
百年之國易於逐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寔厥室常誅

韜林邑南昌女困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
遇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
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然後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連兵四
夷政煩賦重盜賊蠱起而猶遊幸不息以樂焰淫惡聞直言喜自聖故意
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閩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
遂降李密係建德會世克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
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
羅俊又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
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頭闕遼北
海之濱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
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
室屠害宗枝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倫嘗險阻一
旦得志荒淫不悛薰土之墻不可圻也睿宗繼前之柄立嗣以功所謂可
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利民愛

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正視之風矣及天寶已降自以為功成治
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踈諛諛並進以娛遊為良謀以
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
於心腹而不寤豺狼游於箝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
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漳乘輿播遷人
民塗地禍亂並與不可救藥使數百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
武反旆而東不失棄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
其力嘗下細矣然此而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
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

州典制本傳州郡

肅宗之孝慈而弟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
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諛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
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
盜賊據州縣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彊暴縱橫本

縣刻本傳

陵本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
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向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

韜林邑南昌女固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
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
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然後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連兵四
夷政煩賦重盜賊蠡起而猶遊幸不息以樂焰淫惡聞直言喜自壅蔽意
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閩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
遂降李密係建德會世克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
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
羅俊又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
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宥厥之渠係頭闕遶北
海之濱志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
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
室屠害宗枝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
旦得志荒淫不悛薰土之墻不可圻也睿宗繼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
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利民愛

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正視之風矣及天寶已降自以為功成治
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踈諛諛並進以娛遊為良謀以
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竒舒翰為方虎癰疽結
於心腹而不寤豺狼游於籬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
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漳乘輿播遷人
民塗地禍亂並與不可救藥使數百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
武反旆而東不失棄物代宗分命群帥蕭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
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
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
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
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諛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
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
盜賊據州縣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彊暴縱橫
陵本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
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向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

性猜懷親信多非其人幸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閩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於是因奪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凶遷奉宗祏自是之後消割為柔利方為圓速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細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賢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執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

賢刻本作能

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箠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蚕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恭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義匡刻本依能

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王室上涼之變訟於朝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莖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無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持而劍閣不守現其行兵可謂能矣惜

性猜懷親信多非其人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閩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泐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凶遷奉宗祏自是之後消割為柔利方為圓速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迨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細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歷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冢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賢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寔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

賢刻本作能

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箠臣改危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關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蚕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恭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王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無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規其行兵可謂能矣惜

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悅婦言是用終及三年墮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于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論

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士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柔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疆隣使黎民塗塗草胡騎汚宮闈生為降虜死為鷄魄非不幸也

漢論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原之主故雍容南向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蹠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周論

太祖負震主之威拔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後首誅樊無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彊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彊陳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與禮樂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 皇宋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四

司馬居實文

名分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居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卿，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之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憚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

教不應

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樂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縷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眩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擬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維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聖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餘：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安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尊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難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有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忌哉乃畏奸名

則本無

矣則不作

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財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弗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

亦教

於斯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之則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擇不用括則不能以入聖掌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

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樂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縷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明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擬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雖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 聖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餘：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安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有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

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弗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磨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說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擗不用括則不能以入聖掌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

以為善小人拔才以為惡拔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拔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毒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信說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備於民：備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隣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友之欺其隣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不信上：下離心以至於欺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從末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孟嘗君說

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網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陰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虐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范雎說

穰侯撥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買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極其訶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不容於死矣其烏足惡哉

燕丹說

燕丹不勝一朝之憤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怒速過使召公之廟不
祀忽諸罪孰甚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
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隣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
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死犯之者焦雖有疆
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
謀功墮身傷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
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七首疆燕而弱秦不亦
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
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縱橫說

縱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
國家也鼎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
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
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

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說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
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
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
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
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難至於治已
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
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
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
觸望自疑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
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天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

甚刻本在大
燕丹不勝一朝之憤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怒速過使召公之廟不
祀忽諸罪孰甚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
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隣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
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死犯之者焦雖有疆
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
謀功墮身傷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
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七首疆燕而弱秦不亦
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
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縱橫說

縱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令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
國家也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
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
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

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說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劫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
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
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
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
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難至於治已
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
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妾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
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
至公群臣往往有觴望自疑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
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天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

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陔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現其距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遂陷悖送夫以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轉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送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漢文說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與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傳師而用之典兵轄而犯

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時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識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李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漢武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者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劉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肅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夫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迺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歲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功善夫以顯高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焦類孝宣亦少思哉

孝宣說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因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借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烟之訴藺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

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王霸說

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櫻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迺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漢成說

晏嬰有言天命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寔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况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

知命矣

隱逸說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奔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王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脩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我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閭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大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進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

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過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甯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措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知之流其得免於腥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用法說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實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細紀不立故崔實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則民殘、則弛之以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捺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逢刑禍及朋友士類纖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中居猶見幾而你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四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五

司馬君實文

中知論呈韓東國與景仁

君子從學貴乎博求道貴乎要道之要在治其方寸之地而已矣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故中庸有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常也以中為常也反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故中和一物也養之以中發之以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也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為道也其重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

知者樂仁者壽蓋言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言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遠以至於氣至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鐘鼓為末也商頌曰不鏡不棘不剄不原布政優百祿是道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簞食一瓢不改其樂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以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道引服餽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克其內能如是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芥蒂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慙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能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楊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務應於外雖徃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

聖道長中

字下疑有禮以諸冒臆也夫道統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喻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

知者樂仁者壽蓋言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言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遠以至於氣至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鐘鼓為末也角頌曰不競不掄不剛不原布政優禮是道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簞食一瓢不改其樂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以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天雖不道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克其內能如是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芥蒂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懣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能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楊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務應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曾臆也夫道統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丁通直來蒙既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喻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款呈秉國者正為求切

磋琢磨庶幾近於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耶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所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云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闇此誠如所喻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泛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君子則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各有所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有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

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謂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道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以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燕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守之無自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之矣光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動變萬化為非天地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耶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

磋琢磨庶幾近於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耶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逆與不及一也此誠如所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云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闇此誠如所喻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泛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君子則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各有所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有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

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謂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道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以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燕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云出於無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光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動變萬化為非天地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耶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

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後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夫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切問秉國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較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史離也久而現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亦不宣

五規 并進狀

臣光幸得脩位諫官切以 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浼 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恐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議伏以 祖宗開業之艰难 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敗之勢從而救之者難

恐刻本作感

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 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聖刻本作惶惑

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藉賴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樛樛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矣

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爻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夫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切問秉國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較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現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

五規 并進狀

臣光幸得脩位諫官切以 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近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浼 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恐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議伏以 祖宗開業之艰难 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敗之勢從而救之者難

恐刻本作感

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而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慙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 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在昔始愛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藉賴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自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樛樛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矣

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也一斯不亦守之至艰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為晉晉得天下總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得天下總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魏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壘未煖慶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披甲冑掃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業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

業刻本作基

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統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有小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艰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墻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敬者

太平之業刻本作基

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

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也一斯不亦守之至艰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為晉晉得天下終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得天下終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魏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壘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披甲冑掃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業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

業刻本作基

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有小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全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艰难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之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大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禮泰極則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父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墻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敬者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
柱石也公卿者梁棟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閤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
逸欲敗之以諛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諛諂以敗之
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
承平之時立細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湖之不竭可以措
顧而成耳適今不為已適頃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在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
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脩寒方寒則脩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
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
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
賢於隱微也網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教也夫桑土者鷦鷯所以固其室也
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可傷哉臣切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
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
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方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

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
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
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

備禦

備禦

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

備禦

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

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復狂以喜此言

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

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

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
柱石也公卿者梁棟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閤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
逸欲敗之以諛諂則世々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諛諂以敗之
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
承平之時立細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相江湖之不竭可以措
顧而成耳適今不為已適頃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
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脩寒方寒則脩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禪
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
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
賢於隱微也網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教也夫桑土者鷦鷯所以固其室也
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可傷哉臣切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
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
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方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
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
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
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
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
嘗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
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 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復狂以喜此言
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
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
宜矣 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

文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迫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忘私
之人夫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
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
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
若跋盪又類辟且病非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
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病陛下雖欲
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
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業：一日二日萬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
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
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日復霜堅冰
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
陽氣已萌物未知之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常絕惡
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為

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
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
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
宣徽使位亞西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
之功夫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命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
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
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
以重社稷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
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之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
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
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
霍氏誅人為訟其功以為曲矣徒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熱之
言嘗見棄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聲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著
泰之端甘言卑辭惑傲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諛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
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睹其害日
滋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

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至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也優游道途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陣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備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嗣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續文物備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屢心乖戾元怨若而斷竹數黍教祖古器其為樂也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敬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声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

本下缺一字
本一作

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寔亡本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博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天下有欢心移易風俗使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棟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哉

一言書

斷制

以治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至人

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不如是復能斷制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大戍之桑穀

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至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也優游道途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刑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陣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在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唐備御容其於考也不亦遠乎統嗣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續文物備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厚心垂庀元怨若而斷竹數黍教相古器其為樂也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敬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声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

本下缺一字
本作存非

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寔亡本而未在譬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天下有欢心移易風俗使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声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上 皇帝直言書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不如是復能斷制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大戍之彘穀

制刻本

高宗之雖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
以下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
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
恩倫位侍從嚮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至聰問以衰疾自求閑官不聞
朝廷之議者四年於茲矣今者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
失斯特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畎畝不忘君况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
畏當途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
陛下英睿之性布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干治耻為繼體守成之常主高
欲慕堯舜之隆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
不從所奪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為推心致腹人莫能間
雖各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歎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
正四民豐樂頌聲洋溢嘉瑞沓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
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既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舍

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
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
士蹀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
以絕異議如是者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
有懷忠直守廉耻則擯斥廢棄或罹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天子
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
政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
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之愆繆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

更張

可尋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
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作黜由其唇吻彼

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曠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
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
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
病各事更張使畫一時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言使民莫知所從蓋由襲
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費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
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執焉苛刻奉行新法稍

更張刻本作
改張

高宗之雖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
以下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
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
恩脩位侍從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浣至聰問以哀疾自求閉官不聞
朝廷之議者四年於茲矣今者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
失斯特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獻劄猶不忘君况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
畏當途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于治耻為繼体守成之常主高
欲慕堯舜之隆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
不從所奪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為推心致腹人莫能間
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歎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
正四民豐樂頌聲洋溢嘉瑞殆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
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既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舍

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
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樂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
士蹀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
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
有懷忠直守廉耻則擯斥廢棄或罹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天子
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
政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
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之愆繆群臣之姦惡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
抑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
先稟其旨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什黜由其唇吻彼
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
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
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
病各事更張使畫一時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言使民莫知所從蓋由襲
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
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焉苛刻奉行新法稍

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五行停替或未熟新法悞有違
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
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布道之人
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至
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誠群臣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偈
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他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之明
戒也子產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為請毀之子產曰何為而毀
之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而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戾為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
決使導吾聞而樂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者乎魯景公謂梁丘
據曰惟據身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安得為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虐民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識之今在朝之臣對問
啓沃其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
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臧
之猶以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莫甚
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居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
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之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
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亦莫敢矯
其非君臣既曰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
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
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悶鬱結視屋竊嘆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
號泣而無所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以
成其私者也苟忠謹退伏阿諛滿側而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之
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今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
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責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
浪之人三曰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
侵擾四夷得以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狷之

人妄與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項：米鹽之事皆不足為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小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雅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及至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 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志移則彼之所言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叙六者利害以瀆 聖聽但願 陛下勿問阿諛之臣黨勿徇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為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完備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蓋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以為生亦未嘗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後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末與兵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

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代桑柘撤室屋以賣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時何以為生也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貸益重物益輕年雖饑饉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可不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今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抵巴蜀自去歲至今絕少雨雪井泉溪澗涸涸三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大抵乏食採木皮食草根以迨旦暮苦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役不敢少緩鞭笞縲絏惟恐不迨父子_皇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流月蔓彌滿山澤盜籍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若於賦歛復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 宗廟社稷之深憂而 廟堂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之所痛心疾首畫則忘食

夜則志寢不避死亡欲黷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
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
也昔秦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始
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人之道用利
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耻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
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
書編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反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及寤公卿方
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悞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
而天下復安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析口禱唯冀 陛下之
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蘓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
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逸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覩
陛下詔書寅畏天戒深自譴咎吁嗟懇惻以求至言是 陛下已知前日
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哀魚
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將何益哉 陛下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

虜刻本

阿諛勿使壅閉自擇忠諫以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已出詔天下青
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
免後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
官物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 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
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允利少害多者悉
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
執政者皆訟新法以得富貴 陛下以為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
爭固執而不肯移領 陛下勿問之也竊觀 陛下今以旱暵之故避殿
收斂 陛下 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
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狗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
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無復有旱暵之災也文諸州奏雨往
往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可
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
遏百姓只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之地若 朝廷小小闕
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若此則為 朝廷深憂而 陛下

皆以虜刻本

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若此則為 朝廷深憂而 陛下

夜則志寢不避死亡欲黷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人之道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耻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編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反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反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悞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天下復安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天下之心析口禱唯冀 陛下之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蘓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戒深自譴咎吁嗟懇惻以求至言是 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烹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將何益哉 陛下能垂日月之明奮軔割之斷放逐

阿諛勿使壅閉自擇忠諫以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已出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免後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物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 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訟新法以得富貴 陛下以為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可移領 陛下勿問之也竊觀 陛下今以旱暵之故避殿撤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狗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業之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無復有旱暵之災也文諸州奏雨往徃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遏百姓只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之地若 朝廷小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若此則為 朝廷深憂而 陛下

魯不之知又今年已來臣衰疾浸增萬一不續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
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一為 陛下言之倘 陛下猶棄忽而不之
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千冒 冕旒無任戰汗之至
上體要疏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狀中奉四
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位者視朕
過失与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
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
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創制改法救弊除
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鉅細各具章
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循之而不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
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
擢在侍從服事 三朝恩隆德究隨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
將披肝瀝膽以致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是臣
敢營私避怨慝情愛已不為 陛下別白 當今之切務庶幾小補萬分
之一即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禹拱無為而天下大治

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休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
若網之有綱之紀有故詩云壹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
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侯
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之使指莫
不率從其為政之休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
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歟物而不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
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牽其大詳則牽其細此
自然之勢也蓋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能擇臣良
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萬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
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
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
足知也康誥曰庸祗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
刑專明其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
能謹擇公卿收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收伯之賢
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
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下日出視朝繼

以經席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聞省閱天下奏事羣臣草
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之日晏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已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
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休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
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
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網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
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誘上不肯盡公
此百官所以廢弛而為事所以隳頹者也而 陛下用為致治之本此臣
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 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
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不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歲決獄
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
使御史大夫各得盡其職此乃宰相職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
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院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
大政失其直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
也 陛下苟能精選知錢穀憂公私之人以為三司副判官諸路轉運使
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

盡改本

答河

安民勿擾使之日富蹶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
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
皆不與聞臣恐所更改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
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
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
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
之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
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 陛下欲納
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
得其休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
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
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兩部
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 朝廷每有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
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止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
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
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過公明忠信之人

以經席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開省閱天下奏事羣臣草
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之日晏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已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
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休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
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
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
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誘上不肯盡公
此百官所以廢弛而萬事所以隳隳者也而 陛下用為致治之本此臣
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 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
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
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
使御史大夫各得盡其職此乃宰相職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
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院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
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
也 陛下苟能精選知錢穀憂公私之人以為三司副判官諸路轉運使
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

安民勿擾使之日富賤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
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
皆不與聞臣恐所更改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
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
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
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
之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
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
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
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休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
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
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
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 朝廷每有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
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止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
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
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過公明忠信之人

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辨也是以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謀議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故其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昧私曲之人 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性苟策非已出則媚排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若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常職之人已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受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適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劾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

師遣使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休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 陛下聰明判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恐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

朝廷字

於所以為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時

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因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收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倘公卿收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為矣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奉收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朝廷之士左右之人所謂判斷威福者也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奉收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

若依字

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謀議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故其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昧私曲之人 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性苟策非已出則媚排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若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受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適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

師遣使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休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 陛下聰明判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至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明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判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時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固之大事當先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收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倘公卿收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手若苟為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為矣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奉收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朝廷之士左右之人所謂判斷威福者也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奉收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

賢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貴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
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為 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向時手詔所指揮者悉非大事至於
西禁美官邊蕃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
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至意也若乃貪邪姦猾之人 陛下
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外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
在 陛下而 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書 陛下聰明劉豁威福
在已太平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
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後
凡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
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子之公議於朝使各奉所知 陛下
清心平慮擇賢者而任之不肯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奉者雖在公
卿大夫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邪 陛下於之
不為而顧彼之欲行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
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
君者所以行賞罰決是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一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因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
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群下又及庶人然而
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
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
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筭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
室之衰人臣不明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
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曰丞
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議下厭然無有不伏者矣今 陛下聽群臣各
盡其情以議事非誠善矣然終不肯以 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
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持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朝廷之政休損 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

之事有難決者必先以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居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思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礙中材之吏皆能立斷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道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兩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紛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責原情制議者居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礼不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礼視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苟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臣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昧死再拜上疏

越州張縉推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則睽則窮共則博則通則成故君子脩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陰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己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某辱與張君為同郡人習其為人固久所以為君子者今見而字於朋友字亦附名而為義焉某是敢輒廣其名勉之異日張君克克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聞嘉縣重脩縣學記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如今治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饑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內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

之事有難決者必先以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居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思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礙中材之吏皆能立斷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邁文道歸非妄為巧說 朝廷命西制定奪者兩命而府定奪者再 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援例者有司之責原情制議者居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視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苟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臣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昧死再拜上疏

越州張縉推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則隘則窮共則博則博則通則成故君子脩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己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某辱與張君為同郡人習其為人固久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亦附名而為義焉某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天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克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聞嘉縣重脩縣學記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如今治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饑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內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

傷相滅亡人之類可蓋計日而盡也聖人者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
賢智而君長之分其田土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
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道之猶狂悖傲
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
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覆
蕩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芒非孔子起而振之廟而引之使
闕大顯融以迄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而不淪而為禽夷也今國家所
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
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為道存也然
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季校廢為餘事置之
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嘉自前世因搢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
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粹回脩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
事孔子之心不能及粹回於是廟飾頽墮垣墉圯缺草楸荒楹碑石斷仆
况於鄉飲酒之容弦歌之音固不可得而暗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嘆曰
嗚呼為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怒
怨而不從故善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

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之
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孰
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脩士無所講其
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今之罪亦二三子之耻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
所不忘而不敢請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至人之道而以明有賜邑人也
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土葺屋之隳而壯大之脩垣之圯而高
厚之去木之楹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
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誦堯舜之書咏商周之詩
於其中彬々然有鄒魯之風噫馬君之於季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
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申之季者
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辭其文也
因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論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繇邑及於鄉
繇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季之成
而為益大也夫之道污隆豈有常邪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
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與盜賊不作彼
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為而今不可為和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

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者淳質故可教
今民偽薄故不可教其暮惑之言不足稽也於畜之成馬君謂其劣縣之
人也宜為之記某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
書

圉人傳

沂侯有馬悍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慕有能馴之者
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沂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
緩急折旋左右惟人所志沂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觸疾之謂
於沂侯曰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
馬復悍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
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
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圉者渴之饑之飲
之秣之視其肥瘠而量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
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
法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
在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沂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

慄刻本作慄
誤

已抑治固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固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與功
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
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
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
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
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沂侯
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慄

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者淳質故可教
今民偽薄故不可教其暮惑之言不足稽也於右之成馬君謂其旁縣之
人也宜為之記某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
書

圉人傳

沂侯有馬悍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慕有能馴之者
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沂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
緩急折旋左右惟人所志沂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觸疾之謂
於沂侯曰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
馬復悍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
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
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圉者渴之饑之飲
之秣之視其肥瘠而量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
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
法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
在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沂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

已折治固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與功
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
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
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
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思澤足以結其
心威深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沂侯
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范希文文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克該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以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

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
回輿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畧威彘狄
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融縉紳之邪此御史有之職也治繁劇制豪
猾此京尹之職也至于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
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
和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于下
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趙子韓宣子
文魏獻子
近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
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
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
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為
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
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五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憶怨明
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
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也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
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關而明皇

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
下亂何樂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思出於下矣
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
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推臣者故下之情
不違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
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
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眾必
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諛嫉者眾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致求賢以
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彘輔弼矣惟清要之賊雄劇之任
不可輕授于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至帝明王常精意求賢不勞慮于
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叢睚日而自困宜乎屏煩
細而廣詢訪其深于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于經術
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三色有端士之搢可備諫諍者記
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
覘之然後真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竭力爭為腹心于是乎得以
搢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而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

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縉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
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
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敢于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
歸于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
之與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與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
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
然則求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
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惠而恭亂而誼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
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
廷度位惟俊又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
無道則愚智則可乎治國家矣天下愚則可乎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至人
以俊人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矣

時矣使英雄失望于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矣

皇帝上堂一格

上皇帝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闕門再拜死
罪上書 皇帝后陛下 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
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
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
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 至朝當行
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 至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
徐論大至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免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至
日言三言三言朝之文足以知襄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
救之以質救則救之以文質救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
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至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
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至慈與大
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哉 至朝千載而會惜乎不進三代之高

題中皇帝字刻在堂一格

題中皇帝字刻在堂一格

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縉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
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
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取之于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
歸于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
之與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與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
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
然則求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久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
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惠而恭亂而謹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
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
廷庶位惟俊又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
無道則愚智則可乎治國家矣天下愚則可乎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至人
以俊人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罷之則四海英雄無望矣

時矣使英雄失望于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矣

皇帝上堂一格

上皇帝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
罪上書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
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
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若欲傾臣節以報困思恥
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 至朝當行
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 至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
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惧乎上疑下謗未免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至
慮臣聞因之文章應世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規虞夏之書足以
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襄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
救之以質：救則救之以文質救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
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至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
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至慈與大
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哉 至朝千載而會惜乎不進三代之高

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與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却各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固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于其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于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回纥之患是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固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裔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依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復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札有款無違而乃邀求浸多

龍覆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閑險其或思信不守警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如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 聖慈鑒明皇之前報察陸贄之讜議乎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于邊塞足倍非常其誠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青上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鬪戰之間拔萃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于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自人言之至見身於之輩願在毅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而無用因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無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之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 國家累聖秉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與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與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奉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 我朝崇尚館殿日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

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與復古道更攻博雅之士布于台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至人救之文也及却各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至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固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尾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于其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于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回纥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固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裔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依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復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札有款無違而乃邀求浸多

籠覆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閑嶮其或思信不守虜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各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如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 聖慈鑒明皇之前觀察陸贄之讜議乎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于邊塞足備非常其誠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田無殊乃於倉卒鬪戰之間拔萃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于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卒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典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之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 國家累聖秉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與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與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奉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與往得入唐衰之後此選不盛 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

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枝離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字
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
為制度以法唐與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 聖意詳之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
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
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
雷同臣恐天下竊議 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
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
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
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
賞延無乃太甚乎必前代君危臣備之際務相姑息因為此故以至于斯
又百司之人本避知役不踰數歲例年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
卒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
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象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
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餓徒于禮闈之內增其艱難

北士惜年數歲一卒迺為奔競至有訟爭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
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勸戒士無庶讓職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倘 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
上風壞于下恐非 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乎大臣特新其議
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乱為意此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
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
父母小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
望陛下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
之志惟不忍之心若夫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
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
雉褻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與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雜
鳴而起教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
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有一切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
捨一己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後臣
治天下天下必乱奸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
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

陛下宜聖一格

陛下宜聖一格

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杖屨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
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
為制度以法唐與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 聖意詳之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
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
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
雷同臣恐天下竊議 朝庭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
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
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
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
賞延無乃太甚乎必前代君危臣備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于斯
又百司之人本避知役不踰數歲例年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
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
官惟賢之体也人避象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
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恚因于寒餓徒于禮闈之內增其艱難

壯士惜年數歲一奉迺為奔競至有訟事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
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勸戒士無庶讓職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倘 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
上風壞于下恐非 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乎大臣特新其議
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乱為意此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
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
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
惟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
之志惟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
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
雉褻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與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
鳴而起教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
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有一切若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
捨一己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後臣
治天下天下必乱子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
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

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
倭人未去此 國家之可愛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
喜也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倭
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
患伏惟 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
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
易而議也昨觀 奎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
院報於天下下聞之恐損威重 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天巡幸之
費尚或諫止 今維明之始 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
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 聖慈再三詳覽每
有順勅必循典禮以復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
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未有
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牽錙銖之利病則往之謂之
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至貧之事業論文
武之得失則往之謂之遠說廢而不行豈 朝庭薄遠大之謀好錢末之
議哉伏望 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遠說不以淺末為急

務則王道大成矣不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
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
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至慮失則政教差而弥遠故先王務公
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聞言路未群議而不敢偏聽者
懼衆心之離也今 聖政方新勅思公共委任而地出入萬机萬机之繁
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
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亦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寔亦當深
定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
是而非言偽而辨難 聖鑒之不能無惑焉偶勅 宸衷無益王道似此
密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乎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倘密奏之
言便以為寔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諛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許為直以詐
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者其在此乎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因
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
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
寔 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 聖慈詳擇一二干犯 天威臣

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仲淹昧死謹言

上執政書

天至五年月日丁憂人范仲淹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至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至賢之知即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止矣縱使異日授一美祿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凡造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于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至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至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至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孝非通不談仲淹敢乞仰高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與夜寐未始不欵安社稷路富壽筭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至賢存誠以為靈為心以為物為体思乎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神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與至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

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則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矣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思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于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思則邦本不固矣倘祠府思憂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猶今相府致君之功也而不思憂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

情刻本作墮
誤

禍以亂天下。今圣人在上者成在右豈既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脩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奔教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彘不亂單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子有道也。夫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哀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耽州縣之政則政多苟且。奔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忠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功以一邑視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與不亦难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又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倘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却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

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守職官也。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合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相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倘論荐頗多俟到觀錄別叙時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荐奔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令入本賢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靖望官於幕賊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奉究其川廣福建縣

游情刻本

就迫于判司簿尉中奉移處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為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所習堯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又現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於富貴之授或致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度民以簡資附勢為知凡清素之人非緣鳴而不荐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奸尅寵風俗之奢僭况固有賊制禁民越禮頌行已久莫能奔按使。國家仁不

禍以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者成在右豈既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脩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各教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彘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子有道也。夫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哀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政則政多苟且各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思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依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蕪不增孝悌不功以一邑視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與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又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倘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却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

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守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各遵常之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相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備論。荐願多俸到觀微別叙時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荐奔初入令錄之人並寄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令入本賢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雖然後委靖望官於幕賊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其理績卒竟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道于判司簿尉中卒移處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時有課最可旌尚者且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為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所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於富貴之授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度民以簡資附勢為知凡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荐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奸尅寵風俗之奢僭况固有賊制禁民越禮頌行已久莫能奔按使。國家仁不

定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寔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鯨寡則指為近名有抑叔豪則目為撥福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土道何從而與乎仲淹恐未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 朝廷以點陟即長為唯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尔故知縣而任例升通判而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歸身修名邀其清奔居上之後志端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于上移盾于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其非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蚤辨也此 聖人昭之訓豈用于先王而廢于今日者哉近年諸處即長以賄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重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土親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事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祀之餘宜宣大慶可于兩制以上案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點黜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虞諭百僚典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途以禁請託為利天下大体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所也

聖朝未行此典

則本行

官有定制不致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而宜

其諸道知州通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聞未奉巡守之禮而道現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于朝臣通判中奉諸即長于朝臣知縣中奉諸通判今復通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即因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州行之天下即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万及可輕授于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焉 目系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 聖朝未行此典 則本行 官有定制不致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而宜 奉官之貴顯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 如所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奉主以功未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不闕矣縣令長既得其不然後復游散去兒借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現天下教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井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飢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

朱刻本行

之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寔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权豪則目為拔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士道何從而與乎仲淹恐未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至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 朝廷以黜陟郡長為唯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尔故知縣而任例升通判通判而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歸身修名邀其清奔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于上移盾于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其牀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蚤辨也此 聖人昭之之訓豈用于先王而廢于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賄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重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且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土親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事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祀之餘且宣大慶可于兩制以上案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虞諭百僚典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途以禁請託為利天下大体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所也

其諸道知州通判卷者懦者貪者虐者昏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聞未奉巡守之禮而道現風之使非不與也然後委清望官于朝臣通判中奉諸郡長于朝臣知縣中奉諸通判今復通判之官非着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州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万及可輕授于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 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而官至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奉不授奉官之貴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奉主以功來者 至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不然後復游散去况借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現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井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飢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

而皆衣食于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用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莠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戾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曰桑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乎思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子言而况于民乎君子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重行可于本質陳牒必詰其鄉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共養者勿從其請如已過度而父母在則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于溝壑矣斯亦養悖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指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恩由乃許收銀斯亦辨奸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為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脩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旣降寺級尚廢資儲然國家至仁肯在存活老弱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听之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田典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旣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

億以仲淹見之自京西嚮千里之間或多殺盜蓋創制過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殺盜如取光千里之內抽葦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

已開導溝洫復須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永利病自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于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南示中外因之侈借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矣澆漓申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借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

國家禁泥金之飾以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暇工又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莠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功農之名無功農之實每于春首則移文于郡移文于縣移文于鄉矯報于縣矯報于郡矯報于使

朝廷宜一利善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受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上卒之冗功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功有戒然後致天下富

四書集注卷之四

國家字宜字格

朝廷字宜字格

朝廷字宜字格

而皆衣食于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用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莠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曰桑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乎思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子言而况于民乎君子論者非令理天下之道也其德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重行可于本質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共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則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于溝壑矣斯亦養悖也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恩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奸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充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脩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旣降寺級尚廢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志詎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听之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典故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從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旣招致穀帛之計其耗万

億以仲淹見之自京西嚮千里之間或多竅盜蓋創制邊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竅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葦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万數庶使諸郡節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日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永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去冗之大也至于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而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受澆漓申戾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以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暇工又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莠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功農之名無功農之寔每于春首則移文于郡移文于縣移文于鄉矯報于縣矯報于郡矯報于鄉利善不蔡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受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功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功有戒然後致天下富

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享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現夫因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土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享天下之心是知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而民者有以享天下之心是知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奔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奔捧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捧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崇牀世之文詞多纖纖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于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沈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說未嘗聞威儀未嘗奉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去邇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至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于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詠存策論明經之士持尚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離激功未明人將安信備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現其大要次詩賦以現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

念刻本作思

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彊學副其精奉復當深念治本漸隆古道先于郡皆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與闕里之俗文李掾以專其事教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蕪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以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李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因士繼于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款勿謂其心導之也

深念刻本依深思

追此皆慎選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僥國家以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鼎噓安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艰难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國之二之日行之不以听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岩穴草澤之士或即義敦篤或文章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因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卒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教功之有乎人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草

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享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現夫因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土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享天下之心是知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享天下之心是知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奉捧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捧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奉之方則政無虛授教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崇牀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登于入官鮮于教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說未嘗聞威儀未嘗奉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三風去邇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 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于選用之際患其才唯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詎存策論明經之士特尚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離激功未明人將安信饒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現其大要次詩賦以現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

念刻本作思

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彊學副其精奉復當深念治本漸隆古道先于郡邑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典闕里之俗文李掾以專其事教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蓋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整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李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 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因士繼于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奉教教育之道也何患乏人哉僥 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鼎噬安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 朝廷念 祖宗之艰难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听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岩穴草澤之士或即義敦篤或文章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教功之有乎人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草

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群謗不與衆心知功不若教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
自薄尉兩任有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奉奏者許入職事官
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迂進之
望而能盡公者必不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疵能或出于仕族
行藏必審者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爰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
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有將材寔道即使彘不亂革者
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劔邊不乏稟則城圍而
不下狄疑且畏胸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
遠饋故戰之則劔圍之則不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
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危鑑矣何哉昔之戰者
茫然已者今之壯者黨而未戰聞名之將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
此必 布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畧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
祿永寵一旦急用乃無成功加以邊民未盡邊稟未定下武之際兵寡食
是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彘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
布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柏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
于覆篲敗于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

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物預知之他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
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國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
及現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
吳文書禁而廢孝苟有英傑受不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
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
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鉛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
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于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
思戎力在吏其識山川之為背歷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
一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卒以收其遺唐郭子儀
武卒而治者也 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便知之
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奉擇
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盡其軍廩此則戛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
邊郡既定師戰而不劔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 朝
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緣邊備守之術謂置本土之
兵勤營田之利為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比邊有
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與作而加焉願

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群謗不與衆心知功不若教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
自薄尉兩任有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奉奏者許入戰事官
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迂進之
望而能盡公者必不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疵能或出于仕族
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矣幸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
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有將材寔道即使曩不亂革者
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歟邊不之虞則城圍而
不下狄疑且畏胸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
速饋故戰之則斂圍之則不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
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危鑑矣何哉昔之戰者
茫然已者今之壯者黨而未戰聞名之將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
此必在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畧不練士卒結援弭諍固
祿永寵一旦急用方無成功加以邊民未盡邊虞未寔下武之際兵寡食
足如屯大軍必煩速饋則中帑益困四彙益踰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
右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唯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
于覆篑敗于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

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物預知之物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
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
及規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
吳文書禁而廢孝苟有英傑受命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
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
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茂聞論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
之有武備斗能脩乎今可于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
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高背歷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
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
武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便知之
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奉擇
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盡其軍廩此則寔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
邊郡既寔師戰而不歟城圍而不下狄疑且是敢深入乎縱有騷動 朝
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叙緣邊脩守之術謂置本土之
兵勤營田之利為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比邊有
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與作而加焉願

相府為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 圣人日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 霸臣也而能壞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仲淹入謂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神雄無代無之或方為夜舞或起為大盜伺 朝廷之過執以為辞幸主靈之怨吊而称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 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境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予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率其失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惧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授以亂法增 朝廷之過故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監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自賞爵此授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姦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 夫祖宗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

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官以延燎之災一久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或羨無狀之福豈不謬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難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倘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 西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結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賊輕祿重或賊重祿輕重

朝正

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括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厲傷豐年寧過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賊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契賊此之由豈至朝之意乎宜其別制數罪重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奉大慶必行冊典自而省以上奏荐子弟並為京官比于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至節各序子孫謂之賞

相府為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 圣人日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 霸臣也而能壞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仲淹入謂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邪雄無代無之或方為夜舞或起為大盜伺 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主靈之怨吊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 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枉或土木耗困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予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率其失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惧乎致寇君子小任重則撓枉亂法增 朝廷之過故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受賞爵此撓枉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媸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姦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 夫祖宗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

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官以延燎之災一夕速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或冀無狀之福豈不謬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倘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 西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賦輕祿重或賦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 至朝之意乎而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如弊而不言多養治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括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厲傷豐年寧過雪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賦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与匿禍天下受契取此之由豈至朝之意乎宜其別制教課重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奉大慶必行封典自西省以上奏荐子弟並為京官比于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費

近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于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
姑息之如是即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
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于彼而不節于此天下豈以為
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率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
貴之子鮮為上國周旋司百之務情味四方之事况百司者 朝廷之綱
紀風教之戶牖成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守省之規則未至足公卿之嗣懷
安敷名未嘗試唯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勳衡之公此則縉
賞未均任使未平經紀未修之類也斯弊以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
其弊能受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唯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
責丞相豈非奸雄之人嗣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天不經塗炭勞則易
怨據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釁尚存苟有撥動饋運
所限武備未堅必志可騁既授之以征戰或加以以亂釐生靈方區奸雄
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也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
目之可接也我 太祖皇帝 嘗有事四方勞于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奸
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 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
未甚曩者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常乘 天開之運震 神武之威征

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中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奸雄而
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尔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日
之難乎又謂保直臣介佞人以致君于有道者何哉百若人未之病則若
口之藥鮮進焉固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
致君于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
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人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
廷久安若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受者禍可畏矣伏聞京
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
而京師之災甚于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
盈而天未絕故鑿戒而為不独恐惧其心必使脩省其政 國家之德尚
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倘弗慎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
國家四海將何如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者如所
論則夏商九疇之書果教言即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
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 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
謬矣必無過矣于保直臣介佞人則 西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
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于行事人為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

極言者李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惧失祿不幸親今也矣 朝
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倘相府思爰其道乎 國家作長
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因
家功在相府得乎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 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
酷親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孰與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
心于此內則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死敢差者各于
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欲按刑之司
無益于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 先帝之
志豈無益乎得而巳不可謂川之既乎可壞其防也今土刑既清上道
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
克行乎亦在 兩宮之意尔謂夫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
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
府之職也豈必 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仲淹之言謂欲矯至賢之知為
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乎時亦何必居
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目之說求終身之幸而自置于貧賤之地乎蓋所
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悲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 因

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後也
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 國
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
以 廟堂深戾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違于聰明于
犯台戾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仲淹死罪惶恐再拜

上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仲淹近
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 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仲淹嘗辱不次之奉
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对曰有之遠奉戾教云尔豈憂國之人
哉衆或議尔以非忠非直但好逸高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奉者之
累乎仲淹方一二奉对公自勿為疆辭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
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
之食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請奉今乃一
受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僥然不辨則恐縉紳
先生誚公之失奉也如此仲淹何面自于門墻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實
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仲淹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

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仲淹天不賦智昧于幾微而但信聖人之
 書師古人之行上誠于君下誠于民深切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
 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至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
 下于是命百官歲闕百工獻箴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謬
 芻蕘采謠諫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惧上有所未聞不
 有所未達時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困大
 臣惧義有所未遂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
 以動也仲淹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嚮
 類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
 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
 位則不貴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為仲淹登
 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偏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
 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
 而為過乎至于賴若林曹劇杜普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
 也前史嘉之况 國家以公之清奉置仲淹于進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

刻本亦國

軍門姚崇臂鷹于渭上其前代至賢非不奇也仲淹忠

好之未至尔若以仲淹邀名為道則至人崇名教而天下始知道是為
 善無迹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
 謂克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
 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至人之权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
 不厚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
 先于名三古至賢何嘗不著于名乎仲淹患邀之未至尔仲淹又聞天生
 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至人率民以養士
 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仲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
 万家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之售不過三百金則千

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仲淹天不賦智昧于幾微而但信聖人之
 書師古人之行上誠于君下誠于民深切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
 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
 下于是命百官歲闕百工獻箴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詔
 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惧上有所未聞不
 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困大
 臣惧義有所未達諫有所未上後復以此道以致天下之情真万乘之心有
 以動也仲淹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徼
 類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連一言哉亦忠臣之
 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
 位則不貴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為仲淹登
 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
 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
 而為過乎至于賴考林曹劄杜普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
 也前史嘉之况 國家以公之清奉置仲淹于進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

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詔政教之得失脩廊廟之選用如
 朝廷進才之意不減于前則仲淹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
 之驟 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至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
 對者俾寔封章奏以聞則仲淹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仲淹好奇為逆則
 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綬而霸齊蒲相如奪
 璧于彊鄰諸葛亮邀主于弊序 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
 中原房喬杖策于軍門姚崇臂鷹于渭上此前代至賢非不奇也仲淹患
 好之未至尔若以仲淹邀名為逆則至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功道是云為
 善無迹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
 謂克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
 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至人之权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
 不厚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
 先于名三古至賢何嘗不著于名乎仲淹患邀之未至尔仲淹又聞天生
 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至人率民以養士
 易曰不家食古如其矣德何康之有仲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
 万家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之售不過三百金則千

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歎相半則仲淹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獲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仲淹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殍為子孫之患仲淹今我在接讎務其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未紫夫辨膏旨奈何仲淹棲遲于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庶斯人之德誠矣功而食矣何可薦于君者惟忠言耳况我 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鏡：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夫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原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對其未預者宜許封章此吾君必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之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未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觀之輩爭為煥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不之察而輕甚說此政或之大害也仲淹遠規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奔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叔以進之未始久行焉 今朝廷必欲求其道之言在其

擇而必行不在其諛于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謬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仲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者耻于浮淺僥觀之徒受上之疑于周門矣仲淹臨輒言 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觀矣是故輕一死以重万代之法請 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 皇太后圣壽請詔宰官率百僚于前殿上 兩宮圣壽寔無戚皇太后尊崇之盛又足存 皇帝貴高之休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于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焉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教母子之義在今 兩宮慈至仁孝之德西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疆熾當此為法以仰制人至者矣 至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万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訟樂王王不相襲禮此何泥于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訟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訟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至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止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朕于叔也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

不以負賤移其心倘進用于時必有甚于令者庶幾報公之請幸如求少
言少適自全之士則滿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幸也夫天下之士有
二党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
言易入避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于天下天下理
亂在二党勝負之間尔倘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
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避行之党不戰而勝將浸盛于中外豈因
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
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于無道致民于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
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
致君于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怙然何逃當此之時
縱能避言避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
斯言之信哉普魏晉也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適仲淹今進
危言于君親蹈危机于朝廷不犹愈于涉海之險而道于異域者乎倘
以仲淹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今而而後未知所守
矣惟公察仲淹之詞求仲淹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幸而加乎
生之知使仲淹罄誠于當時垂光于將來報德之心宜無方已倘察仲淹

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然此書尚可訖責
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仲淹退藏其身者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
貴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方已恭惟資故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
輔赫之猷天下仰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仲淹之
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仲淹之徒皆不介而自退矣決天下
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于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仲淹再拜

上時相議劄本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其位仲淹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仲淹昨者伏蒙
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而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日域
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因然嘗試思之似有可
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困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孝勸孝之要
莫尚宗經宗經明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
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夫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
乎禮万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
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
成王道復何求哉至于和諸子獵群史所以規異同存成敗非求道于斯

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為適道然必顧瞻禮義
執守規矩不於愈於孝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欠缺為孝者不根
乎經籍從政者罕識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
仲淹聞前代盛衰每文消息現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現南朝之麗
則知國風之衰惟至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
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與復制科不獨振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功天下之孝
自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之至交在此一奉然恐
朝廷命試之際謂而幸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
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至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
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而補益益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以常習不以教
育為急而以去苗為功者幾而量恐非 朝廷功孝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功孝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然練玉霸
之術同十得十也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麗理有優劣明試之
下得失尚多何患去苗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以常習則天下賢
俊莫知而守將博習非至者改異端聖人之門無獲故歲選于後奉差之

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
之文之道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至人開學校
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
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奉倘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
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
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上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
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具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嘗有吉
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
于紀台戾無任僭越戰汗之至仰淹再拜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巧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華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
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之行而進
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驥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
直孝士倫並純文浩孝世洛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御人曹氏
請以金三百萬建孝于先生之序 孝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
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尚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賊方員外郎吉甫

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孝士畫一而上 真宗皇帝為之嘉歎而可其奏今
端明殿李士盛公侍郎度之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克休題其額由
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歎魯堂幸甫如星縫掖如雲謀詎乎
經詠思乎之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万物
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孝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泮詞為鋒則淳
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孝之器天成不一或醇：而古或郁：于時或
峻于層雲或滌于重瀾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
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
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孝能象古人
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與矣現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
仗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且現名列以功方來登斯綴者不負 因
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明譽之善道致：仁義惟日不且庶幾
乎刊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具濟：群髦咸底于道則
皇家三五之風亦武可到威門之光亦莫劣也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反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至人之時臣贊
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至人之清泥
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壘之上九裏方有為而獨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
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有大功于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真為後者回家以
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江水洪：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來送道名述

天至紀號之六載樞密首守侍郎皆即公以東朝舊德右強土賢將啟秉
鈞之勳尚固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克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
反居一日曰 祖宗之都儀刑乃知道德之所具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
斯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教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于是
人樂名教復卸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呂之美既而立園初秀闕闕令嗣
峯：允集濟：如歸蒞固朱生世岳冠冕如若霜露欄先楹之將墜忽中
陵之見育公特命執柩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

其近善以送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言能體中而行特從于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廣左右於名
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
孝行已由乎礼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
送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
而明之中而和之楫讓乎至賢燔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乎心而
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与孝者道之蕃也以君子乘之
則積而不敢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嗚子
未預于教也弗孝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弗見其宝味
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于教與克孝而神昭如金之在鏄如驥之方御躍
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仲淹現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
猷猷名不登搢紳之議日物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過之甚哉朱生進德有
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蒞廊之知此何過之甚哉繫尔門之洵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尔之名蓋將成尔之德
激清孝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廣邦成流於美俗于詩書被頌者
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美抑公之盛德乎宋生振逸于盛德

之下發名于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
懷之不墜我公之念訓也其庶幾乎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加驥之方御驥本作馬

其近善以送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言能體中而行特從于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廣左右於名
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
孝行已由乎礼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
送之乎然後可以言因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
而明之中而和之楫讓乎至賢燭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
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身孝者道之蕃也以君子乘之
則積而不取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噫子
未預于教也弗孝而志劣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弗見其宝味
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與克孝而神昭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
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仲淹現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
猷畝名不登搢紳之議日物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過之甚哉朱生進德有
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蒞廊之知此何過之甚哉繫爾門之涖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尔之名蓋將成尔之德
激清孝杖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廣邦成流於美俗于詩書被頌者
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美抑公之盛德乎宋生振逸于盛德

之下發名于善教之始何必申儒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
懷之不墜我公之念訓也其庶幾乎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六

如臨
子
六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王禹偁文

授宋拾遺書

十一月二十日御貢進士王禹偁齊莊沐浴裁書百拜于拾遺執事某堂
謂書契已來以文垂教者首曰丘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于丘
也何者夫子連聘七十困而無尺土之位則否于始也明矣洎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張三綱之日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迨作樂以和人心恢刑
政以救人夫崇祭祀以介大福使後之為君者為臣者為父者為子者不
可斯須而離也則泰于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而著
書亦在世之空文爾孰孝而行之乎唯皮子請以孟軻為孝科屬唐祚將
終棄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沒楊雄氏作時哀平失道賢者用叔子雲
以窮愁著書始務脫禍故作太玄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机深旨世人鮮
知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苞而已方之于軻季孟間也楊雄氏喪文中子生
知隨運將終至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
弟子有老鉅鹿魏徵河南房元齡京兆杜如晦咸北而師之隋文中子迄
逝矣門弟子歸于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于文皇故能立正現之業垂三

百年傳十八葉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優于韜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黎之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奪者有若趙即李翱江夏黃頌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翻旨幽遠規正人倫亦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衆于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成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履丘軻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矧天而其時身得厥位則追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甚未衆也聞胡田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棄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未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時夏之風盍以某為首則矣于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東魯也某嘗策杖辭親指房行涼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頤一接威重雋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次是逼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強為文皆有悲愁寒凍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然乎用手舍乎但以硯席田交爰化殆盡故里睽睽以為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請輦數登明公之門以求奮師明公之道以進身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為首則賢于某者不遠千里而未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旨甘之具為桂玉之費久而闕不則身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荅黃宗旦書

某白秀才黃生是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札部員外郎知制誥乞一卜卜之予士而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須某黜守滁上坐

泗水為宋之夫子宋字宜空一格

而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于我也甚善甚善

現生之文詞理雅正讀之志倦若白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逾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任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苞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無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鼎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几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

百年傳十八葉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
優于軻雄又明矣文中子臧昌黎之公出師戴至人之道述作至人之言
從而卒者有若趙即李翱江夏黃頌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
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翻旨幽遠規正人
倫公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衆于門張
聖賢之道矣其成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履丘軻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
之辭矧天為其時身得厥位則追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朋
公之道者甚未衆也聞胡田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
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棄死馬之骨則千
里之駒未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時夏之風盡以某為首則矣于某
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
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東魯也某
嘗策杖辭親指后行涼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頤一接威重雋明公有泰山
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次是通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
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強為文皆有悲愁寒凍之意不知他人之見
者憫乎然乎用乎舍乎但以硯席旧交變化殆盡故里睥睨以為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請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奮師明公之道以進身
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為首則賢于某者不遠
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旨甘之具為桂玉之費久而闕不則身
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荅黃宗旦書

某白秀才黃生是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
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札部員外郎知
制誥召入翰林充李士苗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適某黜守滁上生
復辱書惠文以辱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于我也甚善甚善
現生之文詞理雅正讀之忘倦若白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逾議
數十家得夫剖析明白若摺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李論援
徑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
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無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
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
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
漢久几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

又曰人之有過各于其党現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楊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李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豈指時事而小有識焉其對因之大体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霸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正師約諫如五伯烏志在削諸侯尊天子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大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美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几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高堂望山王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子三牀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廢節通為去臣放賈生為王傳感幸垣平之妖而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立聞處即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美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為無累于久也其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其頌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仆之登第也希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父子之于仆亦弟也子又携文致書問道於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於我哉然仆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日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挫推辱殆與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免勉於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父子為子力讀十數章茫然唯得其句昧然唯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大父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手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耶又欲乎義之唯曉耶必不然矣清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荐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違凶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礼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女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声五声不得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彰在春秋則全以

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夫豈句之难道耶夫豈義之难曉耶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
善第取其書之所謂由靈易之所謂用蓋替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
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至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
也未始義之难曉也其闢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
句又稱薛逸為文以不同俗為主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并無藉
共盡以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劝孝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
不師唯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尔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
文不背繼旨甚可嘉也始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
又輔之以卒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頌首

再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之下僕之前書欲生之久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
証生繼為書啟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為發道而
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
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為
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則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

大而生万物天地畢矣何难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
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
注之列於六經懸為孝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於當時
又不行於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
義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
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艰而義奧者十二易道而易曉者十七
八其艰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比三十篇語皆迂而
艰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耶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
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單
令人慙及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裕
至貞元：和開吏部首唱古道入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
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入是之者十有八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之
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蔡裴少卿文在焉其畧
云儻石之儲不佚于私室方文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
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
蔡裴文可矣夫何感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不獨可焉相如刘向楊雄為

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
林賊喻蜀封禪文刘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
義與子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尔非語道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
之向有江胡董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答之曰修之不已則為
間人今子希慕高遠歎專以絕俗為主故仆歎子之久向易道義易曉也
孔子曰由也無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尔仆之志也某頌首

代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克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
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急人事盡歸於吾君矣今君身膺
大室手握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為裨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
同其天下乎故帝克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
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
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室而
敗神器也先帝力極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寔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擲風
沐雨奠山濬川知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

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種之科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
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艰难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
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于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
不思其艰难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或
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敝謂已有之宜惕而慎
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于有德人無所懷于有仁苟不肯而敗先業
尔為臣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案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
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
臣益頌首

擬伯益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南山四皓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
至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克有箕山之讓况乎風移世變民流化
流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而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
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於身外與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
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
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山鶴矢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不改万乘不

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
至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兩進則為天下之福
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且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細密凝脂君德甚於
豺狼人命輕於草芥先生知固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於山林其
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帟於豐
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
之緒宣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義臣下股慄
弗敢違寧良燕帝同起于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常有
一事見違唯于此時言不獲用垂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万户侯乃布
衣之極敢于此際受死不諫乎益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至又聞古之天
下者禪讓于賢今之天下者封樹其子尔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
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滂雷震
声三善克降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於此時
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閣開岫幌駕玄鶴取金輿降殿庭守
对旋冕定天下之惑决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独美於昔賢即以比
于全人之所議望先生無微棘社稷之虞發函一披則万國幸甚良頓首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
人不言而百姓親乃知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
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独有其德也嗇務於勤尔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
相乎 朝廷自因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
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噓噓鶯声金門未
闢玉漏犹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
安思所泰之四彝未附思所乘之五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
之賢人在野我将進之位臣立朝我将存之六氣不和災眚肯荐至願避位
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
啓回聽甚迎相君言焉特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總百官食万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
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将陟之直士
抗言我将黜之三特告災上有憂色攝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
進諂容以媚之私心稍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腫屢迴相君言焉時君

感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不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且也是知一國之政万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豎無書旅進旅退留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土集為父請誌院壁用規于北政者年月日記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止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止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至而孰為至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抗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慝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封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討論之曰古稱周公至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沐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於地吁挾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現乎感姬之孽如意之寵以妾為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撲蘓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矣爰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首戾陳八雉罷六國則可議主者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問疆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相刻本

建相立順刺本

其壘

簡編

可為

太息

是以

先生

危則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鉗銖鐘鼎桎梏衣冠安万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而使先生完漢嗣焉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凝後丞而慶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臥高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定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獲之不晏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棄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犹有建相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哉殺兒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草盜因于曹馬移兼也至公于万民其徃也無私於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金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料天子功域治定制礼作樂歸為先至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與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至人之用者先生至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孝郊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尚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感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不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且也是知一國之政乃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奪旅進旅退當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以為棘寺小吏土某為父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止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止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抗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慝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爵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沐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於地吁挾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現乎戚姬之孽如意之寵以妾然後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撲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矣爰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伯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卷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鼎柱石冠安乃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而使先生完漢嗣焉漢臣報德設功必在乎勅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凝後丞而慶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臥高巖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定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獲之不晏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棄之不棄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犹有建相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哉殺完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草盜困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吳棋壘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業也至公于万民其往也無私於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公者千古回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揖天子功域治定制礼作樂郊為先至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與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孝郊歲乎坐事解制誌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漂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場飛狀鶴髮而已哉竄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切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尔春秋誅乱臣賊子之旨也其詞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臥南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止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万和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高節悠後未漢之庾園晉之愨懷江充序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乱之世磨立不已搽欺狐兇莽抱孺子成既自我叔尔婦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幾祠荒辟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素髮皤永懷貞道刻名山河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八

孫明復文

先叔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殺也可與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奉即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即若知其善而不能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至人矣書可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奉也能奉而不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奉而不奉能去而不去者叔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未既不肯物堪厥嗣故命於舜起于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物耀四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嶽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叔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現于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即是故堯不奉而俾舜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嶽十二

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
克誰能而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子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子民無能名焉魏：子其有成功也煥子其有文章蓋言堯以叔授舜其
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遜者而先儒稱堯不能奪不能去
矣哉

舜制錄

舜既受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自未至者焉乃旁神極
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臣：上下貴賤之序又：不相
潰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羣：群：孰居孰師焉鳥
獸並黃帝現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
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
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
現觀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止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
其乘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卑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
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
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有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
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即或曰舜三十登庸三
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而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
十年其八十年闡作事垂法為万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
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尔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
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
裳尔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
縵而治天下久：不相潰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
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万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
後聖有作千制万度無以渝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矣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
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討於
當世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恨焉愚甚感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
也學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
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討雖

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鈇鉞使討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皆患忘施以怒報德將成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矣現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而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逸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羗里而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改其事多兵權而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而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改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蓋此秦火之後闕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逸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其衷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人車鑿之甚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于虐焰洗其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止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惑外有聲嫡之訖群臣以：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天子之位此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万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岩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林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億万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莫存是也万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

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卒此非明有所
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群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
以授于漢故生仲舒于孝武之世焉于時大教頽缺學者踳爛莫明大端
仲舒睠然奮起首能發至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
其化基治其成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梗
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和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
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
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蓋在楊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
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脩故其微言大法洽于聞見揭而
行之張以為教易尔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于聞見
探而索之駕以為說不其艰哉况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
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幸者鮮克知
仲舒之熱又病班固堅依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止以
如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淵源所漸未及乎淵復
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如道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竟願已勿及疾

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耳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
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
呂又何加焉蓋用而不用尔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
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感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代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
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當害其能而逐之而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
死於家吁可惜也蓋聖筆削之際不能尔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
矣

辨揚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云之意因見非
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袁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
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之心猶
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
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云恥從莽命以至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
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
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
太玄：有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上之象也。玄居象也。摠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终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居臣上下去就之舍。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遠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于中孚。震尚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十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至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寔。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寔。雖外以貢薛。帝平為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其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杖。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奸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常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覩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損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休宋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僭賈生也。吾覩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後。浸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至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為辨斯則辨矣。然於世。正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誇論云。久而復用諛。

十刻本作日
是

一元上之象也玄居象也摠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终于斗宿之二十
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
終始逆順之理居臣上去就之命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成虛天嗚人
哉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
者蓋以易緯言卦起于中孚震尚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十七
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挾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
陰陽象說非至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
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與
大易準班固謂雄以徑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
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火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寔不知所以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
之名復無用儒之寔雖外以貢薛韋平為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為腹心
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其備位而
己自恭顯殺萬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杖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奸邪日
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稱上少
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
宣帝常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
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萬望之劉更生
京房賈損之謀退去憊人進用碩老与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
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
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優游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休宋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
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優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信賈生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
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後浸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
至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為
辨斯則辨矣然於世王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誇論云久而復用諛

秦刻本作
秦是

辭順旨而对之者乎然則何以与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干得以肆其濶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庙又長門立五帝壇矣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灶穀道進毫人繆忌以祀秦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樂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乱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噫古稱詎有五佐才吾觀詎而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詎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恨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頭而說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故怪乱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至如克舜以昏陶天禹后變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听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大業終弗克盛德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津虐群圣之道燬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第三行秦刻本作

無制礼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禄固位自圖安樂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武天啟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專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廟以購其書空岩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群賢之道迨秦而燬微孝武則終將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群臣以啟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公卿約說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禄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龜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茂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克舜予心愧恥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秦刻本作
秦是

辭順旨而对之者乎然則何以与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濶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庙又長門立五帝壇矣以祈福遠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灶穀道進毫人繆忌以祀秦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樂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乱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噫古稱誼有五佐才吾觀誼而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躡而諛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故怪乱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至如克舜以昏陶禹后變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听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大業終弗克盛德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津屠群至之道燿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武天啟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專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廡以購其書空岩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群賢之道迨秦而燼微孝武則終將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群臣以啟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礼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自圖安樂為事本傳稱每朝会詔問陳其端使人主自捧不肖面折庭諍人稱審而公卿約詔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祿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龜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克舜予心愧恥若撻予帝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非一作其似
應作非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其曠然不為也始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
終不受於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厯山而耕
為雷澤而漁為河濱而陶為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
聞克遠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克禪夙夜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克之天
下也不以克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以者矣於是盡履克之
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克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克之天下
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克之天下也

舜之道克之也
舜之道克之也

矣噫上無克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克而下禹舜所以得高
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碩伏羲下訖文武單于六經為万世法何不
曰無為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
以無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嶽
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緯度量衡修五禮五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非一作其何
應作非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其曠然不為也始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
終不受於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厯山而耕
鳥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
聞克遠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克禪夙夜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克之天
下也不以克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以者矣於是盡履克之
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克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克之天下
克之道盡而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克之天下也
舜之道克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克而終傳之于禹此舜之無為也章
矣噫上無克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克而下禹舜所以得高
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碩伏羲下訖文武筆于六經為万世法何不
曰無為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
以無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嶽
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緯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嶽西巡狩至于西嶽北巡狩至于北嶽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上刑又曰流共工放驩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岳不遜又曰蚩夷滑憂寇賊奸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繫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削也孔子現辭之有為其繫也如是之甚安可及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險佞偷巧之臣或啟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佞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現其惑佞老之說忘祖宗之勤因畏天命之大靡頌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晏安于人上寔焉莫知其兩行蕩焉莫知其兩守曰我無為矣至綱頹紀壞上僭下備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德兆之衆一日万机統、翼、猶懼不逮而佞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

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於人上乎斯何況惑不開如是甚也昔秦始皇漢武始則惑於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於長生神仙之事梁武帝齊襄妣與始則惑於報應因果之說終則溺於解脫菩提之事率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唯漢賴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為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如也故佞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說廁于其間為千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為指庸為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嵩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勞敢怠荒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凍署多歲規導石之益函自蘊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于太宰者斯蓋執事不汲、於富貴而致、于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宰者教化之本根禮樂之淵藪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從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於膠序而洽至治於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

裨吾宋之孝為舜禹文武之孝也既裨吾宋之孝為舜禹文武之孝是將
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
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
武之道下路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
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
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蒞是孝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日之所能必
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孝官相左右之
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
之士人盡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
專以辟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聲病儒對之間探索至賢之
間與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獨立不徇世俗之士則孰克捨於彼而取于
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孝行是道增置孝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
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
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為孝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挺刻本作特

右執事教育國子至受于今之世矣復聞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
敢、布於執事之左右者非為諸己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
道也執事以為如何君以復思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奉聖人之道三十年
刻本無敢字雖愚且賤豈忘敢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之龐鴻跡矣逾唐而跨漢者遠矣
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于聖世也考四代之孝崇橋門辟水之制故
命九章之治
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
挺然刻本作特
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逝湮汚瀆之中望屬
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
破破碎碎缺多斷忘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為

世忘句刻本字

日蓋亂而孝者莫得其門而入現夫聞見不同是非各
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

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歸康伯之易左氏公
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
于大率頌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

裨吾宋之孝為舜禹文武之孝也既裨吾宋之孝為舜禹文武之孝是將
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
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教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教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
武之道下路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
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
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蒞是孝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日之所能必
須博求鴻儒碩儒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孝官相左右之
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
之士人盡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因家踵隋唐之制
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至賢之
聞與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獨立不徇世俗之士則孰克捨於彼而取于
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孝行是道增置孝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
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
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為孝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挺刻本作特

刻本無敢字

右執事教育國子至受于今之世矣復聞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
敢：布於執事之左右者非為諸己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
道也執事以為如何君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幸聖人之道三十年
雖愚且賤豈忘敢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龐鴻赫矣逾唐而跨漢者遠矣
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于聖世也考四代之孝崇橋門辟水之制故
命執事以蒞之大哉 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
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污瀆之中望屬
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
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遺忘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為
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孝者莫得其門而入現夫聞見不同是非各
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
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苗意為國家以王弼歸康伯之易左氏公
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
于大孝頌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批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

遠戾于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因家王韓左
氏公羊穀梁極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即又不知因
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即若以數子之說咸
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
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
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者未見其能盡
于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者未
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韓康成之說而求于詩者未見其能盡
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者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
之說既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宰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
無所發明但委曲踵於舊之註說而已復不佞游于執事之墻藩者有年
夫執事病註說之亂大經六經之未明復不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業
居太宰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發蕪夷亂此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
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豈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並宜
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宰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
之古今覈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梁杜何毛萇鄭孔之右

者重為注解俾我六經廓然堂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
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
說行之已久不可遽而棄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
別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
也國家尚命錢版置諸太宰况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
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通沈李夫子之道
三十年雖不為世之可知未嘗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
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克舜
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繁或繁或略或繁或略
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燠然而備
此夫子所以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
自夫子沒諸儒奉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唯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
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俟輔於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闕誕
謾奇嶮瀟灑詭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發一賢出羽之

翼之垂諸無旁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迫于李唐空闊誕謾
奇嶮淫麗誦怪之說亂書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
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
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
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
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足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洵
李綱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公
至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
神刻本作村因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倫孫漢公何神明逸放張晦之景既極雖未
是者紛；鮮克有叙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
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墻之
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唯執事之命

答張洵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泊正月中西辱手書辭意勤至道維群外以僕居今
遵刻本作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与仁義之文也遠以遵道扶至立言垂範之事問於
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規科

弟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及；於彼而取；於此者凡何人哉然惟明
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
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
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文易春秋皆文也摠而謂之
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
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至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
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蘊或則正一時之得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

送道刻

則揚賢人之声烈或則罵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
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
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唯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
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棘老虛無報應

神刻本作神

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棘老虛無報應

翼之出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迫于李唐空闕誕謾
奇嶮淫麗誦怪之說亂播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
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
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
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
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足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濯然而起大呼張涇
李綱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公
至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
神刻本作神因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神明逸放張晦之景既雖未
是者紛：鮮克有詎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以矣俾天下皆如
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墻之
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唯執事之命

答張涇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朔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雖群外以僕居今
遵刻本作尊之世樂古至賢之道与仁義之文也遠以遵道扶至立言垂範之事問於
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規科

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及於彼而取於此者几何人哉然慎明
遠年少氣勇而欲達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筆得
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
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文易春秋皆文也摠而謂之
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
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
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得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
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声烈或則罵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
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寔有感而作為論為說為書疏數
詩贊論歲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若惺惺構虛
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活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
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
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唯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
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棘老虛無報應

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替言後汚簡策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禱者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悽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臣父父子孫和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湮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毆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之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洛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

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己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于聖人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聖之禍而不苟血食于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天當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患能捍大患者也且邇昔為孟子之望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行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回基回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方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孝孔而歸益者也世有蹈邪怪奇檢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嗟乎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唯公既能進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奪也唯道而在而已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負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奪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蓋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幸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上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喜之所以為喜也齊之所以為齊也其進也以吾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哉其獲奪也以吾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獲奪也於吾躬何所奪哉故曰至賢之途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奪也唯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于奉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听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而至也不听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用有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盡誠者之而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生於誠：生於心：生于氣：生於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于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与性之相因循志之与气相為表裡也生渾則蔽性：渾則蔽生犹志壹則動气：壹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体天下之性而為之礼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礼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礼樂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礼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声簡易者先王建礼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輕世之所樂圣人之所悲非圣人之情

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彊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每天地同節大樂每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皇修五事而闔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万物和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听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唯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送容人事之間而不為其類焉浮屠直室虛空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旨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功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必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克舜伊尹之勢而無

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孝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孝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凡人矣內有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孝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孝者非世人之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唯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于耳目損於色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唯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居子之孝始如愚人焉如章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黃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万物之形人之常彥可指藉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孝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

焉傳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于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圣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之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与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蹻用之以為賊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知子思子思季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季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季者見一至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而謂之智下愚之說歟噫以一至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星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与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全而下

愚得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全而下愚得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克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季之子思所謂勉彊而行之孟子所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彊而為大極昏者不可彊而為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於下同也性猶木也榘楠之与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間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于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楊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命之理其遠且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碩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倫容而短非死命

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是以克舜四門無小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與而棫朴之詩作則士不佞偉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憾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播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其是遠謀之不臧則其是依夫有德者奉勞不德者奉達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及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大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去周之遠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于命而有命授今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克舜之治克舜以君子知命民不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民不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豈聚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土卿奉官士奉制沒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漢唐則不然其間陰陽之術熾而運數之感興織緯之說侵而報應之說起其所謂命者非曰性命也則命授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冥有所符默有所至也故朝耕漢壠暮踰三國之魏晨籍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此不

曰不臣不民而曰命授分定者豈不瞽惑哉然亦誰階之乎其階賞罰不當而德肯然婦民厭其勢而一歸於命悲矣

名是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名生于天下之好惡而成于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故時之所惡果非也歛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意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時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知細人之善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于好惡而好惡之情未嘗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象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象好之能順也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息乎為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實之獎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妄故以名為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歎而得之不辞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彊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後欲以自見也用彊則過唯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忘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為彊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尊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歟信已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歟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內行

其志而不求於非天下歸之不為悅天下去之不為憾顧天下或違或送
蓋無有己人奚毀之可加而得喪之存壞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
其寔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紛綸擾攘布處天下疆者自
其已彊而樂其善弱者困於已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
心而有所不能以自盡君子於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為治則以得人為先
用人則以名寔為本然名寔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寔論中

一知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困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
不能知則可欺以名蓋听有所不至則巧言勝俗有所不能則偽行導道
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尚有所可辨偽行雖因不中
義則尚或可察名不得其寔而欲得其偽則雖糜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
之者故名亂寔而欲求其偽則先王於道未常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
不設也是名無所尚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
不知自虛所以有所自下所以有所自得故道失而無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
審而志欲求問于人如敗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獲其後物而失惟憂時而喪
已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已古者明于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身而現

其實其能可以居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
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本末相應而天
下之治畢舉斯蓋名不浮寔則寔不可以妄加多而不可以妄損故名微
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於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
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苟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
下無以應士之寔名愈高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隆則其養偽文飾愈甚進
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
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患也奈何隨
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為其大則將執一二為之小則天下功薄
而不修業廢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雖有可用之士莫得
而見疑是以亂寔也好高而不適於用士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已能而務
為其兩不至遂亦喪其兩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
則事牽而功倍才無餘而專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寔必至之勢
也今工伎力役猶有所不奪也以伎逞利雖不售則不怨易業而相為事
惜其業之不專而亡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矣陶人不以治輪
與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兩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

雖不用終不以其不能而求役于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於御車者不善操舟習於用陸者不習于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而效不聞也故名寔不亂不如工伎力役然王之好名各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遊於世而爭相先後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寔求勝而不求義傲侮當世而無所憚辱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反善士而天下無功矯偽澆淳之風起而不可禦其為惑天下也有甚於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深患莫大於不智而輕乎次之不智則天下用乃直道隱而至論廢矣輕乎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於偶過其俗淳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寔唯至智則不以理感無衆人之不能明盡衆人之不能察觀而各則知而志審而守則知而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於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寔之可誣然而智有所彊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疎其可棄者益密是故偽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為患也如此事有不容于天下

則大無逆於盜固亦無賤於盜貨然盜固之雄盜貨之彊數旅之師可掩而獲匹夫有勇則擒而戮至於盜菴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土不敢為君帥不敢為女貴無驕而禮無敢亢悻然嘗恐天下以失上而議已也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為奇言異行以為高世獨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向責其效則官奉不足以成業從政不是以經世然公卿大夫以窺其非而因人士民無以播其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外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偽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偽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跡則天下稱之而不衰弥久而弥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現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推衆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衆破其偽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偽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故自古亂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舉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寔之奢其可使独推於世而居物之先哉

大人論

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謂之大；而化之；為至；而不可知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至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至，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至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以稱止於至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莫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待以神自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全則不顯，至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至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至人之道，於是以手畫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至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至，可知也。孔子曰：『頭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死，至人固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以為也。神之所以為，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至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於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至矣。故神之所以為當

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於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至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也。

致一論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益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于爻以喻焉，非其所以困而用非其所以據，而據不耻，不仁不義，不義以小事為無益，以小事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

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脩也事業脩而神有未劣者則又當孝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子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孝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日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反喻人以修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孝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

豈能安乎此其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王霸論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每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上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分劫於曹沫之及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先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歎其信示於民者也此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火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

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患人耳寒而与之衣飢而与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為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為之哉

祿隱論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為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餓顛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蓋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楊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素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矣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意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道也所不同者道也迥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途也又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為一曲為一直為一直為未常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為一屈為未常同也至其宗于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顛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顛之高祿隱之下皆途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途是以大通于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于一而無枉時之變則人何至矣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途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楊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取材論

夫玉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檢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

矣。至人之於用也，必先選東其美，能練毅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妄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或不失士，不謬妄，宜如漢左雄所說：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尚文辭而已，必也適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賦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生者，不獨取訓習，旬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革，然後施之。賦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黷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勅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或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乎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

以經術斷之，哉是必惟。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去乎？哉必也。貫乎？道乎？李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秦之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處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什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李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說，亦無取矣。

委任論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寒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

之閭中無復西頌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
輕緡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
己之心而真於其心則他人不能尚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
敗事不循則美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感天
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向武王嘉
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
不免負謗于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
職所以威名不減于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
任多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
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以統之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為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
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
貞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
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
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
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必輸其誠任之重者人必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

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于物亦
誠焉且蘧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蘧秦傾側數國之間于秦猶以然
者誠燕君厚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必狗彘其行以國士待
人者人必國士自奮故曰當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
之之意何如耳

三不欺論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
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于聖人
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于聖人
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
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至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
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素之然則察
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
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
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至人為政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
兼用之而已著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

兇以朱丹稱於前曰囂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京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異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兩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不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唯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敬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寔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听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視之猶太山之于岡陵河海之于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

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蓋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潛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進而寡退苟得而善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異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異而無弊者豈

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
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
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
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
為之和者時耳豈滯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
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
爾且憂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放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
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
教孟子叔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佻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
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
天下法也

楊孟論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
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孝乎孟
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
命也哉此孝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

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
命也孟楊之道未常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
已各有兩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
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
也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
不立盡力乎善以克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彊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克
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
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
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有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
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
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
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
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以不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

於賢者也。至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孝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者，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脩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奮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歎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固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非非之，是豈異於奮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至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至賢之望，名而信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樹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固孔而非孟子，則

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告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為枏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為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禍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願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闕之矣。

荀卿論下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已，仁者愛已。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已。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已。此亦理之必然，而君子之不能易者也。讓以事之，迨而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若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于

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体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
贍足御党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資
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御党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体者之富也
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
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尽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
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
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
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
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
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
謂知人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